

诗歌

石化的春天

水之清

春风以美的名义
发出了招募令
深埋的原油,不愿再沉寂
渴望如春潮的模样
向着至净至美奔跑

前方的前方
是纵横的管廊
是弧光闪烁的塔罐
是姑娘清澈而专注的目光
是小伙坚定而执着的身影

如果你说那些美还不够浪漫
赶路的原油还会告诉你
春风里
有梨花的洁白,桃花芬芳
在机泵歌唱中
还有一朵朵绽放的石化蓝

小小说

苹果熟了

王明新

钻井队刚到川东北时,井位不偏不倚定在一大片苹果园附近。

正是秋天果实就要成熟的季节,红艳艳的苹果在翠绿的叶子间若隐若现。风一吹,树叶子动了,苹果也动了,在太阳底下闪现出一片晃眼而诱人的光,还把一股股香中带甜、甜中带香的味道送过来,专往人鼻子里钻。

刚来的学徒工小吴嘴馋,也是想讨好师傅们,正好领到第一个月工资,说:“我请客,买苹果给各位师傅尝鲜。”胡大咧说:“看成色这苹果还差点火候,要是下点霜,果子上挂了层白毛,那吃起来才甜呢。再说啦,守着个果园子,不吃苹果也说不过去呀!”一个班的人七嘴八舌议论开,谁说不是呢,这么大大个果园子怕偷怕抢,还怕吃啊,能吃几个?就一个一个个吹开了牛,说小时候抓瓜的故事,甜瓜、面瓜、地黄瓜、大西瓜,一个比一个讲得生动精彩。瓜秧矮,藏不住人,偷瓜的时候要爬着进去,偷了瓜还要爬着出来,所以偷瓜也叫扒瓜。说这些的时候,是夜里躺在床上关了灯的光景,说得就好像那苹果园子是自家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说归说,队里有规矩。来的第一天队上就召开职工大会,先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后队长宣布了几条规定,最后才说到果园:“果园里的苹果别说偷了,落到地上的也不准捡!”

下了班从井场往宿舍走,正好从果园边上过,一条灌溉用的沟渠在脚下蜿蜒。果园子大,这段距离要走差不多10分钟。胡大咧小吴他们每次从这儿经过,准能碰上一个50多岁的老头儿。老头儿笑着说:“来打石油的山东同志,你们辛苦啦,来园子里坐坐,吃个苹果尝尝鲜吧!”老头儿身后跟了个小伙子,小伙子肩上背着一个土枪,眼睛死死地盯着胡大咧小吴他们。胡大咧小吴他们礼貌地说:“不啦,不啦,谢谢您大爷,有空再专门拜访。”说着他们继续往前走,不经意间,看见稠密的树叶子里有一双警惕的眼睛在看他们,直到他们离开果园远去了,那双眼睛才消失。

刚到这里时,指导员讲的一番话,他们还还没怎么往心里去。现在那话却在耳边又响了起来:“这人要是自己活得尊贵一点呢,别人谁也不敢轻慢你。”“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话响亮着呢!从此,胡大咧小吴他们再从果园边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一个个昂首挺胸、目不斜视,还不知不觉地排起了一行纵队。

霜落下,苹果倒先熟了,来拉苹果的大卡车、拖拉机一辆接一辆,一天到晚不断。小吴没说买苹果的事,胡大咧也没再说“守着个果园子,不吃苹果也说不过去”的话,好像这果园根本就不存在。没几天,下了一场雨,一辆拉苹果的大卡车陷进了苹果园,任司机怎么轰油门,车轱辘干打转就是上不来。胡大咧他们正好路过。胡大咧一声招呼,小伙子们就冲了上去帮忙,车是出来了,车轱辘起来的烂泥弄了他们一脸一身。见车上来了,大家都拍拍手走了。老头儿挎着一篮子苹果追了上来:“哎,哎!石油同志别走,吃,吃个苹果……”老头儿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喊。

胡大咧小吴他们还是那个姿势,昂首挺胸、目不斜视。老头儿看着追不上,急了,抓起苹果就接二连三往小伙子们跟前扔,一边扔一边喊:“哎,哎!石油同志,接住,接住啊,苹果……”

苹果骨碌碌滚到地上。胡大咧小吴他们还是没回头,走得越发像一支仪仗队。



在沙漠公路上“玩数字游戏”

张国旗

在中原石油工程塔里木分公司紧张忙碌的生产运行大厅里,生产调度们忙着接打电话,安排一天的工作,从他们的嘴里会不时地跳出一些数字:65、54、187、238、319……

如果你是刚来南疆工作,肯定听得一头雾水。如果你是一位“老新疆”,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在给司机或者协作单位的人指路呢!

我刚来新疆工作时,就经历过这样的尴尬。去调度室问到哪个队怎么走,调度们也是用这些跳跃的数字给我描述:“187左拐,走到54,右拐25公里就到了。”

看着我疑惑不解的表情,调度们会耐心地解释:“告诉司机这句话就行,他们都找得到的!”

果不其然,你只要给司机说了这些数字,在路上只管放心睡觉,司机们准能把你送到要去的井队。为此,我还非常佩服塔里木分公司西北督查站的陈安波。他在新疆工作十多年,这些数字在他脑子里仿佛就是一张无形的电子地图。每逢我们换了新司机,陈安波基本就是一本“活地图”,到哪个路口怎么拐,他张口即来。

在新疆工作了半年,每日驱车奔波在西北油田塔河、顺北等工区,我也逐渐明白了这些数字的意义:65,就是沙漠公路65公里处右拐去塔里木油田采油三队的路口;54,就是轮克公路54公里处,是西

北油田采油二厂的一个作业点,那里有几个商店和饭店,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一对东北夫妇开的“久久鸭脖”店,是石油人在塔河工区作业一个临时落脚点;187,就是库东路过去几百米的十字路口;238,就是沙漠公路238公里处向右转去顺北工区的拐口……

后来,我也逐渐明白了工作在戈壁大漠的中国石化人为什么用数字来描述道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不管是红柳婆娑、一望无际的塔河老区,还是在沙海起伏、大漠孤烟的顺北深地,能够作为标识的村庄、乡镇少之又少。聪明的石油人不得已,才使用这戈壁大漠中少有的几条主路的路牌数字作为标记,用多了也就在每个石油人的脑海

中形成了“活地图”。所以,不管是在井位星罗棋布的塔河老区,还是去往沙漠深处的顺北新区井场;不管是在为数不多的几条柏油路上,还是在通往新井的砂石路上,只要有路就必有路牌,只要有路牌,上面就必有公里数。哪怕这些数字刚被肆虐的沙尘暴吹得模糊了,也一定有人立即用毛笔或者是自喷漆重新喷上数字。因为,这些数字是石油人找油找气的航标灯。

感谢这些跳跃在戈壁大漠中可爱的数字,是他们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沙漠胡杨 董温杰 摄

散文

密林中,寻找一朵“红云”

王晓静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在贵州遵义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用来形容当地的天气和地势再恰当不过。

初春时节,延绵起伏的灰青色山峦总是被雾气缠绕,夜雨时常敲得屋檐和树叶啪啪作响。然而,这如梦似幻的环境里,山路逼仄、山体湿滑,导致线难摆、炮难放,让地球物理公司南方分公司物探SGC2131队吃尽苦头。

四驱皮卡在逼仄的蛇形山路上盘旋上行,像一只浇筑了泥浆的绿色甲壳虫。路两侧是壁立千仞的山体和长沟大坡,甚至悬崖。在每一个与岩石擦肩而过的拐弯处,我总能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感受面部肌肉不自然的变化。拐弯处时常看到有中国石化标识的安全指示牌,写着“路陡坡滑 小心驾驶”。“项目踏勘的时候,我们就识别出很多危险路段,装上警示牌,既提醒员工也给过往的老乡提个醒。”地很湿滑,李东生一面小心驾驶一面跟我聊起路况。李东生是SGC2131队“新场南、良村北”三维项目的宣传员,这次带我们去大山里采访放线工。

当我置身于大山之中,所有诗意的感觉荡然无存。窄得只容一辆通行的小路曲折蜿蜒,看不到尽头,青色的松树、杉树、柏树高大茂盛,那种密不透风的气势形成一种压迫感,

使人恐惧。

在三岔路口拐弯,再上一段近60度的斜坡,车停下了。前头是一户老乡的房子,路断在这里。这时,李东生看到山上一个穿红工衣背着蓝色背篓的放线工。“没错,就是这儿!”他边说边下车,呼喊那名红工衣,并抄起摄像机大步去追他,我一路小跑跟在后面。最开始爬山,我还能看到那个背着蓝色背篓的放线工,几步之后他就不见了。很快,我也被李东生甩在后头。为了不拖累他,我决定原地等他。10分钟后,李东生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一脸沮丧:“没跟上,他比兔子跑得都快。”放线工每天都有施工任务。天色微亮时,就用检波器把背篓塞得满满的,踩着露水负重上山。为了赶进度,每个人都练就了“飞毛腿”的功夫。

隐入密林的放线工就像一朵红色的云彩,在我的视线里只留下一个身影,倏忽就飘走了,我甚至都没看到他的脸。“想追上他,就在那山头等他。”李东生边说边上车。但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车停在断头路上无法调头。正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老乡从房子里走出来。“进来嘛,进来嘛,转一下哈……”方言很纯粹,但我还是听懂了。老乡挪开院子里的竹竿,李东生一把方向盘就把车头调过来了。“老乡,您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问他。老乡指指我们身上的红工衣和车门上印的“中国石化地球物理公司南方分公司”几个

字笑着说:“搞油的,搞气的,做好事的。”

沿路下山,来时的恐惧感已完全消失,我的心里被另一种情绪充满着,激荡着,感动着。

“看那儿!”李东生说着,很快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葱茏的莽林间,一个红点若隐若现,像澄澈大湖里一尾游鱼,像庄稼地里一株谷穗。

我心里很清楚,相距这么远,我们不可能追上他。他是大山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山是他的襁褓,树是他的根,爬山是他最重要的生命体验。

车继续在大山里穿行,寻找“红云”的影子。快到山下时,一片“红云”落在我们视野中,他们是刚刚完成放线任务的放线工。东生架起摄像机,在一畦盛开的油菜花旁将他们定格在方寸镜头里——黝黑的脸庞、疲惫的笑容、泥塑的双腿、矫健的步伐。

在大山里的这段时光,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石油是具体而明确的:比如工厂里大型机器的运转,城市繁华街道的车水马龙……石油已经变成符号和标签,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谁会把它和深山莽林里一个叫“放线工”的群体联系起来呢?在他们身上,你找不到任何与石油符号和标签有关的元素,他们只是习惯用脚板为大地诊脉。他们不停地行走,不断地翻越,偶尔停下来擦一把汗喝一口水,再背上背篓,很快消失在更深更远的密林里……



完成放线任务的放线工。李东生 摄

散文

风筝

饶艳

有人说,你喜欢一个季节,必定是它装着你的故事。

我喜欢春天,源于风筝。“风筝飞得再高,得有一线牵连。”30多年了,邹老师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我的小学时光,是在蜀南小镇度过的。邹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因为他,那段流年深处的年少时光,有了不一样的色彩。邹老师博学多识,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记得上《长城》课时,他从修建长城的背景娓娓道来,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我们带入那个遥远的战火纷争年代,让年少的我们在为长城的不朽感到骄傲的同时,也知晓了修建长城的历史缘由。

教室内,邹老师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风趣幽默的讲课方式,让每名学生都循着他的思路奔跑;教室外,他带我们走向田野、奔向山坡、追逐树林,与自然对话、感受季节更替,体味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美妙和神奇。

邹老师带我们放风筝的往事,如一颗闪亮的珍珠,一直存于我的忆海深处。记得三月的一天早上,邹老师说,下午不上课了,要带我们去南山坡放风筝。他的话音刚落,班里顿时沸腾了。中午一放学,我们书包一扔,就开始做风筝。男生削竹片、搭骨架,我们女生负责糊“肢体”、粘“尾巴”。风筝是用花花绿绿的挂历纸做成的,宛若春天的色彩,好看极了。

同学们聚在一起,分享着做风筝的快乐,也等待放飞的时刻。邹老师到校后,我们便排队出发。春天的南山坡,花儿争奇斗艳,小鸟穿梭林间,歌声婉转。我们在春天的山坡上肆意奔跑,风呼呼地在耳边响着,有力有度,是风筝最喜欢的风。

邹老师说,飞翔在天空中的风筝,视野广阔。它能俯瞰小镇宽广的土地、密匝匝的竹林、流淌的河水,还有散落在田间的村庄、牛群。望着翱翔的风筝,我们沉浸在对远方、对小镇之外美好的向往中,感受着凌空高飞的乐趣。

老师的话,如一粒种子在我的心田萌芽。在我11岁的心境里,风筝是我的眼睛。

第二天语文课上,邹老师以“风筝”为题,引导我们畅谈自己的感想。“风筝线断了,它就不能回来。”“我们要像风筝一样,借助风力,飞得更高更远。”……同学们热情高涨,各抒己见。邹老师对每个同学的发言都点评称赞。最后,他说:“风筝飞得再高,得有一线牵连,就像我们以后要走出小镇上学、工作。但是要记住,家在这里,因为家是牵着我们的线……”

带着风筝的记忆,年少的我离开了小镇,故乡在心中渐行渐远。只是每到春天,还时常想起在故乡山坡放风筝的情景。

“风筝飞得再高,得有一线牵连。”时光荏苒,步入中年,我常常想起邹老师的这句话。思忖着,生活、工作中的我们又何尝不像只风筝?初心就是那根风筝线。无论飞得再高、再远,只要不忘那根线儿,我们前行的步伐才会更加稳健。

诗歌

春日炼塔

孟秀君

春风
吹绿了杨柳
吹动了炼塔上的安全风向标
更吹动了我对炼厂未来的无限向往
那时
将有更完善的控制程序
更先进的测量仪表

春雨
滋润了田野
轻轻冲洗着塔梯上的扶手
更润湿了我对炼厂依依不舍的心情

难忘黑夜里巡检采样
不舍阳光下的脱塔气体分析
更难舍对春日里炼塔无限依恋

这里的绿草如茵
这里的桃花灼灼
这里的人儿如春风般热情温暖